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大全卷十三

四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溫常校覆勅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陳壩

謄錄監生臣方汝觀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十三

明 胡廣等 撰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
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

玉冕前後垂旒之王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王者也以

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祭祭宗廟也餘

見禮器

馬氏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

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袞則圓於上陽也故止於六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袞冕一矣蓋視昊天則大裘而加冕饗先王則服袞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袞則用袞可知也記於龍袞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袞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
皆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為冕者皮弁尊次則諸
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
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
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
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凝陵方氏曰經有曰
玄冕有曰玄冠有曰

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
玄冕則為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
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
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日

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有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與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曰樂太史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尋常則居燕寢也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

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今按

闔門左扉者左為陽陽為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

由右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為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

開明而發開暗而用者扉之常也今於開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為之位

故曰立于其中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

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

酸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
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

疏曰餽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

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

慢於所養也日中餽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大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朋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聽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如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以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醴醢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服說見內則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而服之於義為得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

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禮

周氏

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上下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

日視朝於內朝

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也

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於天下諸侯

受而藏諸其太廟每月之吉則以醵羊告朔
祭於太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
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

釋服釋朝服也

虞源輔氏曰言始人不必早言視之
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體羣臣也

必如是故天下為
一家君臣為一人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

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

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子卯說見檀弓夫人不特殺故

云與君同庖也

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

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又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鳥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于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

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畧故也朔
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薦
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穀之奇簋以盛黍稷則地產
也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
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稷為之次
爾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馘而菜為芼爾今食
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芼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與君
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
矣士喪禮朝莫突不辟子卯又擅弓言子卯不樂皆
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
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

不舉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
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
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也祭禮有射牲之文此
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殺牲盛饌曰

舉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

身踐是乃仁也庖蓋宰殺之所厨蓋烹食之所○金革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辨禮也
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
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
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搢插
也君插士之笏也關謂門關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租
稅也列當作迺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云
遮列守之是也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遮迺其
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也此皆為歲之凶故上之
人節損以寬貸其下也

嚴陵方氏曰衣布所以致憂
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

以寬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閭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閭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歛掌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歛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悉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歛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史

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折若從墨而折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墨折亦謂之兆墨韻書墨音問器破而未離之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

尊者視大卑者視小

朱子曰占龜上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失兆從左耶上

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約地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

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
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吝詩曰體無咎言是也

君羔辟虎犴大夫齊車鹿辟豹犴朝車士齊車鹿辟豹

犴

辟者覆軾之皮犴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

以虎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

知上為君齊車也

山陰陸氏曰豹犴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粗縵有不同焉

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向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

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

嚴陵方氏曰凡戶必南而啟居恒當

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

陽明温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而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

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常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

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變也

日五盥沐稷而饋梁櫛用禪櫛髮晞用象櫛進襪進羞

工乃升歌

盥洗手也沐稷以浙稷之水洗髮也醕梁以浙梁之
水洗面也櫛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
濕則滑故用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
機羞則邊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
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新沐氣虛
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
晞身乃屨進飲

杆浴盤也履踐也蒯席蒯草之席也凍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

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金華應氏曰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

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沫則先禮而後梁其櫛則先揮而後象浴之中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大抵整治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延平周氏曰沐禮而饋梁所以別其賤與貴也既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比也思謂
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
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
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
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也輝與光皆言
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

朱子曰既服必先
進笏所以備忽忘

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玉歷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搢插也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珽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

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

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
誑者圓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
子故殺其上也

大夫前誑後誑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圓示

無所不讓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屈故
現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謹度以臣

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誑後直大夫於
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誑後誑士
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誑後直與
○嚴陵方氏曰王之廷者為珽左傳袞冕嚴珽是矣

廷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以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指之且其動也直天道也其動也屈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勢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一說黨屬於鄉而小故以為旁側之

喻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

卷十三

疏曰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也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又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席未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註云由便也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

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今按此說席之上下固為明白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

徒空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

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

猶頓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為躡席者席以前為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躡踐也躡者之所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躡先儒謂失節而躡為躡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為躡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辭嘗羞飲

而俟

客之以客禮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
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
禮也飲而俟者禮食未餐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
令澀噎今君猶未餐故臣亦不敢餐而先嘗羞嘗羞
畢而啜飲以俟君餐臣乃敢餐也

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

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

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羞故云
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
不嘗羞亦先飲飲以利喉而俟君也羞近者但於近
處食一羞也品猶徧也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客與
不客皆然故云凡也

君未覆手不敢餐君既食又飯餐飯餐者三飯也君既
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餐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餐以助飽實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餐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既猶畢也君畢食則臣更飯餐也三飯並是餐謂三度餐也故曰飯餐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以已饌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與醬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

徹之以授主人之相者故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

也

嚴陵方氏曰君未覆手不敢餐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勛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餐者三飯

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與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僚

卑

食而勸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與不飽禮之謙也公

食大夫禮賓祭解漿臣敬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

各有所施也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為大僚卑

矣已太也係厭也謂大厭降卑微如有所畏迫也

嚴陵

方氏曰脩食謂勸脩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人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廉卑矣係卑薄也不祭水漿特於敵者設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脩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聞聞同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后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

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

金華應氏曰自侍坐

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屨納屨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畧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詭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庶耻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於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

其駢則無已也。飯至於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愛之意為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期敢多。又過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餐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於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專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賓。

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於楹見禮器疏

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甌醴在服

北註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馬氏曰面尊則不側

側尊則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

延平周氏曰玄

酒所以責其道也而尊所以專其惠也饗野人皆酒者示君人之所知者思而已○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玄酒在室是矣而尊者尊而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而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於楹則君之面尊用豈可知矣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冠禮初如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時王之制也故既用即敝棄之可矣

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

然非以趨時故冠而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纁為纓緌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

丹組綦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也綦帛之蒼白

艾色者一說文也

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纁諸侯言緇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縱橫相

阻故也然纁不可徒設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

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亂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陰設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縞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縞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

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

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

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方氏曰：為祖之亡也，故冠縞以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為祖而縞者，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者，親親於下也。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

比言縞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耻之耳。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即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縞

武亦以耻辱之

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為祖既祥之冠縞冠素純子為父既祥之冠上

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為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純重之端焉縞冠素純練冠言縞祥冠言緣純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即吉服皆言純情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慶源輔氏曰垂綫五寸情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為不齒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

禮服之冠則臨著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略少威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綏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綏無事則否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為則詳而

文靜而無事則畧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畧而質也有事然後綏者茲綏所以為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絞此言五十

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象幼時翦髮為髻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沒則去此飾詳見內則

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緌也玄冠之緌不宜用紫色為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

公始

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

大帛不緌所以異於吉也

朝玄端夕深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牢肉者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祛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

祛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祛齊者裳之下畔要為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袷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袷當旁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

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掩尺袷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衣以素為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註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掩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掩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

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

異維揜尺者繼袂而揜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偶故三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為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

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

布凡裏各如其服

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孝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

則裏亦用布致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裳

玄裳

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平之道也

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故綠色青黃為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白故紅色赤白

為南方之間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為西方之
間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為北方之間色土黃
克水黑故駟黃之色黃黑為中央之間色也列采謂
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褻服振讀為
袵禪也禪則見體裘上必有裼衣表裘是無裼衣而
裘在外也襲裘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表與襲

皆為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

延平周氏曰衣正色

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
五方之色為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為間若水勝土為

緣故詩以緣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嚴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締綌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締綌固為涼矣必有表衣以蔽之所以惡其褻也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簡也然則締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振則不可褻非不可入公門也為之表則不可大夫裘可以祀天非不重也猶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袞馬則表裏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衿

續為繭為袍禪為絢帛為褶

續新綿也緼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絢有表裏而

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

之道則亦不宜克盛其衣服○鄭氏曰謂若衛文公

者

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緇然而後世則反之則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

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克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

則不克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此止言曰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舊

讀省為獮方氏釋為省耕省斂之義今從之大裘黑

羔裘也天子郊服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
耕歛今而僭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僭禮之
失自見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
衣狐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
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見曲禮虎
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

故惟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

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

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文以狐白脫秦忠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與○嚴陵方氏曰有裘為裏者必以衣為表馬褐之則所謂表也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為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褐之則燕居之狐裘也燕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虎屬西方為右故右以虎裘且右為有力狼雖善搏不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腋為之非狐白則士亦

服得

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緇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也豹褰
豹皮為袖玄緇衣玄色之緇為衣也

麇裘青豸褰絞衣以裼之

麇鹿子也豸胡地野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
侯之服也

飾謂袖也論語緇衣羔裘黃衣狐裘。鄭氏曰凡裼

衣象裘色

匹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裘用

狐青裘而外加玄緇衣有顯道神德行之意麕裘青
豸與此同麕能愛而其色白豸善守而其色青麕裘
所以象其義而能愛豸裘所以象其仁而善守絳蒼
黃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黃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
其禮豹飾所以象其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出黃衣
者坤道在上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色
黑而衣用緇狐之色黃而衣
用黃者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弔喪襲裘惟小歛後則然盡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弔主於哀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當以盡飾為敬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充美猶云揜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卜則

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也無事謂執玉執龜之禮已竟也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充者以見美為敬也。疏曰凡敬有二體以質為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以文為敬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畧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

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

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為貴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平喪為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為貴故襲所謂王非質費與庭實也蓋執費者有籍則裼而為庭

實者執壁
琮則賜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
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陸氏音須為班而疏引庾氏說以
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應
氏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
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乎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
文馬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不為正若或用

象亦許故曰象可
也可者通許之詞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
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搢
荼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
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者此也射以
觀德則禮固在所隆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
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曰太廟之

內惟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不可以不說凡在廟措笏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亦不再盥為其已盥故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造受命詣

君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焉，謂因

而文飾之，以為上下之等級也。

金華應氏曰：酒以悅為新器，以絲為敬手。

以鹽為紫，故祭尊爵者鹽不止于一笏之為用尤重而執於朝亦弗再鹽者，以其端紫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史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造次之頃謹敬居命處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為天子諸侯則

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

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兼終葵首言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此辟字讀如前章編冠素紕之紕緣也天子以素為帶素熟絹也用朱為裏終竟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下辟

練繒也士以練為帶單用之而緹緝其兩邊故謂之

緹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以錦為帶示文也弟子用生絹示質也。鄭氏曰居

士道藝處士也

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

下辟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垂辟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禪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下文大夫言紳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絳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

疏曰并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為之。方氏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并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為稱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鞞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鞞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縹四寸
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緣也朱綠者上
以朱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帶
之辟則內外皆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
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繞要一匝則亦是四寸矣一
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無箴功

凡帶當率縷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

功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讀為肆餘也詩伐其條肆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而不容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鞞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鞞若皮弁服
則皆素鞞也凡鞞皆韋為之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
畢然後著之故名為鞞鞞之言蔽也爵韋爵色之韋
也在冕服則謂之鞞字亦作芾也圍殺直三者之形
制也天子之鞞直謂四角無圍無殺也下為前上為
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
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圍其上海變於君也正即直與

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詩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尊祭服故異其名耳

。今按韎鞞者以茜草染韋為赤色作蔽膝也

延平周氏

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雖正矣未必直且方也。嚴陵方氏曰下廣三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

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并言革帶之博焉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蔥衡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韍佩之制緼赤黃色也幽讀為黝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蔥青色也周禮公侯伯之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

夫一命其士不命

嚴陵方氏曰韍即鞞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

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緼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言謂之緼緼者藏也衡佩上瑀也以

言其寓之以為履則謂之瑞以言其橫之以為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鞞用緼以見雖有所緼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鞞用赤馬

王后禕衣夫人揄狄君命屈狄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禕衣色玄揄狄青屈狄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禕讀為輦揄狄讀為搖翟輦翟皆雉也二衣皆刻繪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為闕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

狄也

再命禕衣一命禕衣士祿衣

鞠衣黃禕衣白禕衣黑禕讀為鞠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再命鞠衣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鞠衣也一命禕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禕衣也士祿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祿衣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繭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置
于地故謂獻為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
服惟世婦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
之爵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齋頤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
以及袷聽鄉任左

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
踐之也頤頤也雷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垂

如屋雷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
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
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
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
皆任左以向君

嚴陵方氏曰頤雷則首俯而頤領有
如簷雷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

尊臨卑之道視下聽
上以卑事尊之道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
不俟車

疏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
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
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
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

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
數矣故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
拜則走

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

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
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
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

之

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
之答已拜送則盡已之敬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
士字大夫

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
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

金華
應氏

曰隱其名而舉其謚與字非獨自謹分守之謙
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

文不諱

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

神也餘見曲禮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止

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凡祭異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疎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氏故在右
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
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高者或以西方肅
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
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
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芻之詩以
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
詩以為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
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
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
之車鸞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

鏡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

物探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

焉。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

如曲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西山真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

社之音步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鶯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

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功也易近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熒惑斷喪者則不可勝數。故於

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感其在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玉以比德示不敢表其有如玉之德耳右設佩者佩謂事佩觸燧之屬設之於右示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齊則結佩而爵韠

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結其佩結屈也謂結其綬而又屈上之也爵韠爵色之韋為韠也士之服但齊則

雖諸侯大夫亦服之也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

恐其畧故言設佩朝戒其教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

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慶源輔氏曰帶必有

佩言節之不可已出據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玉不去身必有以

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
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以玄色
之組為綬也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
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璠玕而緼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
也璠玕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

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

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

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長樂

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絢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

人之北南面見先生從人而入

不屨約未習行戒也無總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總親之喪不為之著總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經也問喪云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當室為父後者也童子未能習禮且總輕故父在不總父沒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為禮也

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
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約未拘

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
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餐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餐以為美也而主人辭以麤䟽亦謙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徹禮尚施報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

人不徹

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

同食者也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

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

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已先謂尊

者也異爵則爵與已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致謂委棄之也曲禮曰其有核者懷其核上環橫切

之圓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

古人嘗藥嘗食蓋恐其不善或為尊者害耳果實生
成之味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皆是也言卿大夫士之
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命則
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一說有慶而君亦慶之則餘
人亦致賀君無所賜則餘人亦不必賀也

有憂者

此下缺文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載次殽至肩乃飽而殮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殮之禮蓋

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

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脣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

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句絕本朱子說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
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
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
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
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
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

馬氏曰衣服之賜席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

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

可同日也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
葷桃茆於大夫去茆於士去葷皆造於膳宰

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
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
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
拜而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茆茗帚也膳

宰主飲食者。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茹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茹，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茹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

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
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
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
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
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
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

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不在不得拜受還家必往而拜之也若朋友則非祭肉不拜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去致馬資於有

司及贈從者之類也

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具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夫夫於上大夫承賀

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下

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氏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

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延平周氏曰以

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

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父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

節也

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

之憂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畧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嚴陵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盛酒漿之器屈木為之若卮匱之屬也口澤之氣亦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

忍飲也

嚴陵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

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括手澤汙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已而澤

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張與闌之間士介拂張

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闌門中

央所豎短木也張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

當張闌之中主君在闌東賓在闌西主君上擯在君

後稍近西而拂闌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闌

大夫之為擯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振闈二者之中士之為擯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振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闈也闕門限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闈西用賓禮也若私覲私面謂之私事以其

非君命故也入自闈東從臣禮也

延平周氏曰上言君入門言朝也此

言賓入不中門言聘也由門振闈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闈西之中則君所由闈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

故公事自闌西敬之也
私事自闌東親之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踏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迹相接觸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士極卑故與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屨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圜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圜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迴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圜之則聚而迴旋於其中矣故



取况如此未知是否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端行頤雷如矢弁行剡剡起履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雷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屢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蹈蹈如也

踵足後跟也舉足之時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

有所循也蹈蹈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

慶源輔氏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已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併言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銳利也屨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蹈蹈如也則有緩而已

凡行容惕惕

卷十三
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
舒緩則近惰也

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

齊齊收持嚴正之貌濟濟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
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

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遯者謹而不放
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

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慙三辭
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慙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所以
修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
曰見所尊者齊邀齊則不舒邀則不遲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睇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無或噦咳欲其靜也無或傾顧欲其直也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
卷十三

五

氣容爾

似不息者

立容德

舊說以為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

色容莊坐如尸

莊矜持之貌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溫溫

詩言溫溫恭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

其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

嚴陵方氏曰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

止則無僂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謹周官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顛故見周禮制側弁者以此昔溫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使言唯謹兩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正謂是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蓋

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繭繭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

戎容暨暨言容詒詒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詒詒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瑩澈而明審

立容辨甲毋調

立之容貶卑者不為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諂矣故戒以毋諂焉

頭頸必中

頭容欲直

山立

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

時行

當行則行

盛氣顛實揚休

顛讀為填塞之填實滿也揚讀為陽休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玉色

玉無變色故以為顏色無變動之喻 石梁王氏曰

立容以下不屬戎容

嚴陵方氏曰既曰立容又曰山立既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山

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
如山玉非止於容而已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一者無對之稱

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
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

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

其在邊邑曰某屏之臣某

邊邑遠謂之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此章與曲禮小異者此據自稱爲辭彼則擯者之辭

也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

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已爲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巡狩者巡所狩也某屏之臣言所

以屏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爲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上大夫人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

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

此明自稱與擯者之辭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既曰下臣矣下大夫

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

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讀孽爲
析者蓋比之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

士曰傳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車馬之役

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已所臣
事者故對之言則自稱外私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攬則稱名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隨
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攬者攬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
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稱攬也私人已之屬
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攬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
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

賓讀為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方氏讀賓如字謂擯雖為賓執事其實亦與之同為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為賓也

金華范氏曰孔子為政必先正名蓋

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賢之辭若孤寡不穀純乎讓也稱人與擯賢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讓辭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之辭極其謙如某守臣屏臣曰孽曰傳遽者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已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大全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大全卷十四

明 胡廣等 撰

明堂位第十四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

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攝王位又

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

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

新安王氏曰武王末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於三王

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疏曰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

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疏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

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

世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
作階之東西面北

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
上是謂明諸侯之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
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
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
致政於成王

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殺人以為薦羞惡之極也
故伐之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石梁王氏曰只

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家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為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據註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

之辨可謂深切著明

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

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攷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丕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

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闕宮稱僖公為魯侯又曰俾侯
于魯則魯本侯爵過稱公也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
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
百里之田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弁附庸為七
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
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革車兵車也千乘
田賦所出之數也孟春周正子月也大路殷祭天所

乘之木路弧所以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韜則弧之衣也旒屬於弧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也。王荊公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

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云云見告子下篇

新安

王氏曰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侯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歿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殷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謂之僭禮也

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犧尊也音莎者釋云刻畫鳳形娑娑然也讀如字者釋云畫為牛形又云尊為牛之形象象尊也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為象之形也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也鬱尊盛鬱鬯酒之尊也黃目黃彘也

卣壘之類以黃金鏤其外為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琬蕨

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為瓚柄故言玉瓚大圭也薦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玉豆以玉飾豆也篋篋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篋爵行酒之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故曰仍雕也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即周

禮內宰所謂瑤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散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虞俎名椀夏俎名蕨椀形四足如按蕨則加橫木於足中央為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

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袞冕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禘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勲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

樂之事以示天下也

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管者樂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

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賤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

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褐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褐衣所以顯之也○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為名詳見周

禮追師及詩副笄六珈註疏禕禕衣也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而用天子禮樂故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天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也

嚴陵方氏曰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馬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之類是矣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日誅其大慢者是矣

是故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魯在東方或有朝於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畧之

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

以為蜡之豐嗇舊讀省為獮者非

嚴陵方氏曰言夏

入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祠同義其所異者特彼以
祠為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獨
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皆有之其所異
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
省以斂為主爾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
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
遂同盖秋省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
後百物可報故也省非祭名而與祭併言之者以比
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
魯行之盖禮有所隆爾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太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
皋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
皋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山節藻梲

說見前篇

復廟重檐

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

壞壁

刮楹達鄉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牕牖也
每室四戶八牕牖戶相對故云達鄉

反坫出尊

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而近南盖

獻酬畢則反爵於其上也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
以站在尊之外故云反站出尊言站出在尊之外也
崇站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也康安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圭禮
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為此高站以康圭也疏屏者

刻鏤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

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畧爾天

子用其詳而魯用其畧也○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刮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齋戒以事鬼神之義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通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

通之者以神無方而
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

乘路周路也

鸞車有鸞和之車也路與輅同鉤曲也車牀謂之輿

輿之前闌曲故名鉤車也大路殷之木輅也乘路周

之玉輅也

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路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輅耳自

魯言之故下
皆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為旂綏讀為綏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也大赤赤色旗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綏而已至夏世后有旂之制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鬣赤鬣也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

駢赤色剛牡也

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

牡則夏亦牡也夏言
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巒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
周尊也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
前章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爵名斝稼也故
畫為禾稼周之爵則爵之形也其曰玉爵者則飾之

以玉也

灌尊

灌鬯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夷讀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刻畫雞形於其上故名雞彝餘見上章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龍勺刻畫為龍頭疏勺刻

鏤疏通也蒲勻者合蒲為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
草本合而末微開也三者皆謂勻之柄頭耳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方氏曰以土為鼓未有鞞革之聲故也以蕢為桴未
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為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

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舊說以葦為之克之以糠形如小鼓拊擊謂祝
敵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為或拊或搏或拊或擊皆

言作樂之事又按書傳云夏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

當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註

嚴陵方氏曰拊搏指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

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其室世世不毀故言

世室。方氏曰周以祖文王為不毀之廟而魯以伯

禽之廟比之故曰文世室宗武王為不毀之廟而魯

以武公之廟比之故曰武世室

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

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

宮周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所藏粢盛米之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類半也諸侯曰類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

曰校殷曰序

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充實也序也者射也射

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主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類宮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辟言辟以禮雍言雍以樂類宮雖半辟雍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也故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足謂四足也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篋簾也垂見舜典。方氏曰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世本曰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耳

夏后氏之龍篋簾殷之崇牙周之壁翬

周官梓人為箕筮橫曰筍植曰簣所以懸樂器也以龍形飾之故曰龍箕虞崇牙者刻木為之飾以采色其狀隆然殷人於箕之上施崇牙以挂鍾磬也周人則又於箕上畫繒為翼載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

挂於箕之角焉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箕虞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

翼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為

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禮之有器時王各有制作故歷代寶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椀夏后以屨殷以棋周以房俎

椀蔽見前章棋者俎之足間橫木為曲撓之形如棋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也○疏曰古制不可委知今依註畧為此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讀為娑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鞞也虞氏直以韋為之無文飾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

文章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
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疏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
酒在下則周不尚酒故註云言尚非也。方氏曰明
水者取於月之水故謂之明水則淡而無味醴則漸
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書固為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樂故惟通用其官之名號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

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皆喪葬之飾綢練見檀弓餘見上章又翣制詳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

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先儒以為近誣或以為諱國惡論之詳矣大抵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有哉○朱氏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

僖公禮之變也季氏舞八佾樂之變也僖公欲焚巫
尪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
之變也婦人鬻而弔俗之變也。石梁王氏曰此見

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大抵

此篇多誣

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
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為有

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
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禮記大全卷十四